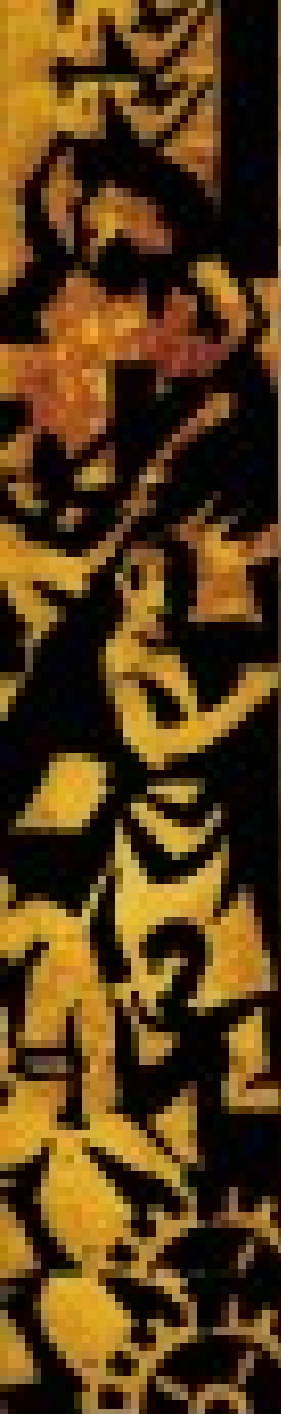


抗戰動員叢刊

# 太行山邊



太行山邊



抗戰動員叢刊

太行山邊

碧野著

衆出版社刊行

1938

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初版

每冊實價二角

版權所有  
翻印必究

編著者

碧野

出版者

漢口大衆出版社

總發行所

漢口交通路  
成南里六三號

分發行所

長沙東長路二百另二號  
廣州鹽運西路三巷三號

經售處

生海雜書店  
華中圖書公司  
新華民雜誌公司

## 序

離別北平後的七個月中，除了中間曾和幾十個劇團裏的年輕兄妹，在深秋的黃河初凍的豫西汜水，過了一次平靜的山洞生活，頭尾六個月都跟着軍隊流動。

最先，和田濤參加了孫殿英的冀察游擊隊。我們在那太行山腳艱苦地流動着，從房山，涞源，一直作戰到渾沱河，後來又開進磅礴的太行山中的山城武安和涉縣。

在那個期間，正是高粱葉子紅透了的時候。秋天的雨水淋溼了單薄的衣裳，隊伍困苦地在黑夜裏作着每次百里以上的夜行軍。在那時，吃的又惡劣，每個戰士都消瘦了！

後來，我和黑丁從開封又重新渡過那兩岸已經凍結了的黃河，參加到石友三的一八一師。

在滄州。馬廠血戰過的一八一師八千個弟兄，是非常精壯的。在內黃，濮陽一



帶又跟敵人作了一次英勇的血刃戰。從此後，最可注目的，就是在隊伍中間增添了許多高大的戰馬——這光榮的戰利品呵！

當我因公事脫離部隊的時候，全師弟兄正向着安陽南的湯陰推進。

不久，八千個弟兄又被調到大名一帶作運動戰；想不到在第二天的行軍途中，五××軍剛接防，湯陰就失陷！於是急急在汲縣佈防，不幸戰事失利。因為敵人實力雄厚，石司令帶着弟兄往西沿途邊戰邊走，一直投進華北平原的脊骨——太行山。

這本書所寫到的，不過是全民族英勇抗戰的一面，是鮮紅的血流中的一滴；但是這一滴鮮血，也已經從戰士們的身上灌漑到祖國的原野上了。

不久後，我們一定可以看見：那煙雲中的太行山巔，將從無數鮮紅的血滴的灌漑中，開放出一朵民族的「解放花」。

謹將這書獻于為祖國苦難而戰的英勇的戰友之前。

一九三八年三月底，作者旅漢時。

# 太行山邊

## 目錄

序·····一

第一部 太行山邊·····一

一 滹沱河夜戰

二 西銅冶——這森林濃密的幽美地帶

三 病號車

第二部 道清線東·····五三

一 入營之夜

二 用全速力，開赴火線去！

三 滑縣的火炬



# 第一部 太行山邊

## 一 滹沱河夜戰

紅汨汨的滹沱河在遠野上奔流，早晨的太陽抱着這南岸的無垠的沙原，荒村在波湧的沙原上閃跳着暗綠的光，一陣潮溼的風吹過，帶來細沙的迷濛。

剛渡過河來的七千個弟兄，被昨夜百二十里的急行軍弄疲倦了。每個弟兄的臉孔都蒙上一層黯灰色，困倦後的憔悴，更使那滿蓄殺意的紅溜溜的眼睛凸出。

弟兄們散落在沙原的四方，槍支枕在頭底下躺着的，背靠背坐着的……他們很安閑地在溫暖的太陽光下的沙原上靜靜地憩息。……

隨着一陣集合號聲，從一顆白楊樹下飛閃出一隻高偉的赤色戰馬，赤馬四蹄撲

擊起一片沙土，嘶嘯着。騎在馬背上的孫司令，兩眼閃射出銳利的光芒，高高的顴骨湧出兩片血紅，往上翹起的鬚子在激情的鼓舞中跳動。

忽然一閃，司令拔出腰間的手槍，朝天空一劃：

『嘯！』

『弟兄們，我孫殿英發誓死守漣沱河！』

『死守漣沱河！』幾千支槍一齊在空中狂揮着，巨大的聲浪激蕩過沙原，荒村，一直隱落到天野邊。

『看呵，那漣沱河裏的水就是咱們的血！』司令把槍向那奔流在遠野上的紅汨汨的漣沱河猛力一揮。

『嗚哇！漣沱河，咱們的血！』

于是有一千多個壯健的弟兄隨着那隻高偉的赤色戰馬，爬過沙原，隱伏到那在

太陽光下閃跳着綠光的荒村裏去。

風，夾帶着溼沙，一陣陣地吹過這靜靜的滹沱河南岸的沙原。……

✽

✽

黃昏，追進滹沱河的敵人，用猛烈的炮彈隔河向南岸射擊，扇形地發揮着他們的炮力，用以探試南岸有無部隊。

炮彈落在南岸上，騰起一柱柱黑色的藥煙和黃色的沙土。在炮力的威迫下，南岸除了炮彈落地的炸裂聲外，沒有一點動靜。

于是從荒村樹林後的排哨綫上，可以隱約地窺見北岸敵人的騎兵隊在活動了，那些馬羣沿着河岸蠕動，還有那每匹馬上的黑點……

✽

✽

多變的九月間的天氣。

午夜，風夾帶來墨黑的濃雲，暗沌沌的天體洒落下驟急的雨點，白楊樹們抖擻

着闊葉，雜着風聲和雨聲在村野的上空鳴嘯。

一聲號令、一千多個弟兄把實彈的槍倒掛在肩上，冒着大風雨向敵人進襲了。——自動地分成許許多多的小隊，散兵綫似的向渾沱河岸摸索着前進，慢慢地爬滾過一個沙丘又一個沙丘，暴急的雨點打在臉孔上直發痛，全身都給淋溼了，狂捲的風襲來刺骨的寒冷。但是爲了一種復仇的火的燃燒，和那嚴峻的命令——在半個鐘頭內，全部隊伍在岸邊的疎林裏齊集。因此，每個弟兄仍然得用最大的耐心向前爬進……

腳踏進沙層裏去，吃力地拔出來，伏着身子往上爬，往上爬……迎面一陣風來，又把身子捲落了幾步。於是剛爬到沙丘頂的時候，就把身子一蹶，跳過沙丘的另一面，縮着身子把槍柄挾在大腿間，槍筒抱在胸前，猛力往下一滾……

『哎喲！』一個掉進沙坑裏去的弟兄發出一聲驚叫。

『嚷什麼？你這隻梟！看看現在是啥時候！』小隊長喘着粗氣，低聲地咆哮起

來。

罵聲捲沒在風聲和雨聲中。弟兄們咬緊牙關，抖擻着身子繼續朝河岸的方向爬進。……

在半個鐘頭內，各小隊都趕到這靠河岸的疎林裏來了。輕捷地集着隊，各人除了隱約感覺到心跳的微音外，黑暗中是一片嚴肅。

大風大雨用更狂暴的力擊打着大地，溥沱河發出一陣陣撲激的浪花聲，和疎林的枝桠發出一種淒切的嗚咽……

從司令，到傳令兵，到隊長，到弟兄，全用耳語傳達着命令。

司令帶着護兵，號兵和傳令兵先摸下溥沱河岸去了。

立即，弟兄們把槍掛在頸子上，十個人一隊十個人一隊地手牽着手，悄悄地爬下溥沱河的岸壁。

把身子淌進水裏，兩隻腳踏着鬆滑的流沙，身子不自主地漂浮着。水流急激地

在兩腿間沖打，水浪一下下的掃擊着胸脯，浪珠飛過頭頂，風雨在水面上打着旋，憤怒地吼叫着。……一隊十個人緊緊地牽着手，在水浪中艱苦地掙扎着，正預備斜渡過渾沱河北岸，給敵人一個強大的迂迴襲擊！……

洄到河中心，水更加深了，幾乎浸過頸子。水珠密密地打在緊張的臉孔上，呼吸都要窒息了，只有艱苦地喘着氣。

剛渡過河中心那段險惡的水面，便有誰暴躁地罵了一聲：

『我臊他奶奶！』

一小珠紅色的火光在水面上一閃，接着傳過來一下清脆的槍聲：

『啪！』

這一閃火光，這一下槍聲，在這漆黑的雨夜中是多麼的耀眼和撩人呵！

隨即，一陣恐慌的狂喊聲驟然在北岸上騰起——敵人的哨兵已經發覺有人來襲擊他們了。



『幹吧！』

『幹他們小舅子！』

怒罵聲在水面上騰起，隨着又是幾下炸裂的槍聲。

『的的，的的！……』

爲了避免敵人發現目標，迅速地，司令的號兵吹起了制止放槍的暗號。

忽然又：

『的打，的打！……』

于是弟兄們回轉身子，朝南岸洩退了。

噠噠噠噠噠……

兩分鐘後，敵人的幾挺機關槍閃吐出火花，兇猛地，像幾條火蛇，伸長血紅的

舌頭，獵取它們的食料。機關槍彈向河面上追擊過來，落進水裏發出一種嚟嚟的怪

響……

『哎喲！』一個弟兄把兩手一鬆，慘叫了一聲，隨着水浪漂沒了。

接着又是一個，兩個……

弟兄們有的已經失散了。大部份的弟兄仍然冒着大風雨破開水浪向南岸洶動。忽然，不知從那裏預先繞過南岸的敵人，也放起機關槍來了！

噠噠噠噠噠……

渾沱河南北兩岸都冒突着機關槍的火舌，子彈嗖嗖地穿過水面，又噼噼噼地落進水裏……

那個背着司令的兩支短劍的護兵受傷了，孫司令一邊洶着水，一邊緊緊地摟抱着那個護兵。他啞聲地狂叫：

『快吹順流號！』

隨即，號兵拿起沉進水裏的號筒，吹起緊急而又抖顫的號聲：

『打的，打的！……』

弟兄們叫罵着，把四肢一鬆，軟着身子隨波濤往下流，流，流……

※

※

在五里外的下游，一個聳立着纍纍的水岩的河岸邊，弟兄們一齊從波濤中爬上岸來，身子被浸凍得快要僵硬了。受傷的弟兄被同伴們拉上岸來，有的已經痛苦得昏迷過去了；即使還有知覺的，也因傷口受水的浸凍，低弱地在水岩邊呻吟。想找點樹枝生火煖煖身子吧，又恐怕敵人會發覺，致引起對全軍很大的不利。……

雨點比前疎落了，風仍然狂惡地打着浪頭，水岩，河灘……

『媽呀，真痛呵！……』一個受傷的弟兄在黑暗中呻吟，一邊用他的僵硬的手在水溼的地上摸擦着槍支：

『呃，同志，求求你給我一下吧！……』

這悲切的哀求聲，打動了坐在旁邊的一個弟兄，那弟兄只是反覆地用着一種悲憫而又呆板的聲調安慰着對方：